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十七回 三郎搶良家婦女 周侍郎稟女被殺

別的行道莫講，看來莊稼頭行。 秋收冬藏半年忙，無事閒溜閒逛。
只要納完錢糧，莫論公子侯王。
坐在一處敘家常，俱是無拘無恙。

話說杜家姊妹一聞此言，口尊：「媽媽，初次相逢，如何打攪。」秦寡說：「一見人緣，老身要高舉一步，有心認你姐妹為義女，不知心下如何？」杜家姊妹聞言暗喜。正在無投無奔，遂即口尊：「娘親請上，受女兒一拜。」便跪叩頭，只喜得秦班氏抓耳撓腮，立刻給兩個女兒做飯吃，從此他姊妹就住在此處。這一日院中無柴，缸內無水，秦寡前去搬柴，杜家姊妹心中不忍，姊妹相商出門赴三郎莊前汲水。秦寡搬柴回家，不見兩個女兒，見短一隻水筒，就知女兒去前村汲水。暗說：「不好！若遇見那郎家三子，那還了得。」遂抄起兩根鐵棒，趕奔三郎莊，正遇杜家姊妹有難，大喝一聲：「狂徒們少要無理，你家老太太來也！」大踏步手掄鐵棒闖至近前。逢人就打，郎家弟兄三人素知秦班氏武藝高強，不是省油之燈，今日既然惹上了，講不起與他拚死罷。

郎通方要去鬥秦班氏，只見教師四人從院內出來，見郎通要下場去鬥秦班氏，教師兩頭蛇趙洪說：「讓我前去捉此秦婆。」

言罷手提三節棍趕奔秦班氏面前，舉棍就打。秦班氏雙棒掄圓，閃展騰挪，巧鬥趙洪。白花蛇趙錕見兄弟戰不下秦班氏，與自己臉上無光，遂抄起齊眉棍迎上前來，雙戰秦班氏。秦奶奶抖擻精神，抵擋趙錕、趙洪，並無懼色。楊開昌、梁岳鈞見趙家弟兄與秦婆雙戰不下，楊開昌手提花槍，梁岳鈞手擎單刀，來幫趙家弟兄鬥。四名教師將秦班氏圍繞起來之際，忽聞一人遠遠喊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四人鬥一婦人不下，實不害羞。」眾人見來者膀闊身高，面黑無須，手掄單鞭，闖上前來，大喝道：「我范浩然誰人敢敵？」照著梁岳鈞、楊開昌迎將上來，殺在一處，郎達、郎建、郎通見一黑大漢掄鞭助陣，弟兄三人各抄撲刀也近前來助。四位教師耳旁忽聞人喊：「爾等休得無理，那有以人多為勝之理，吾二人來也。」手擎短刀迎上前來，劈面就刺。

暗中交代，此二人一名姜寬，一名黃振。乃是保鏢為生，原是秦雄之門徒，從此經過，特意到班家小屯看望師父、師母。

進小屯莊走進師父家門，見院內無人，遂問街鄰。街鄰便把師父故去，師母認了兩個義女；今日兩個義女赴三郎莊前汲水，郎家三雄勢惡霸道始末緣由說了一遍。現今秦奶奶奔三郎莊去了。二人一聽，問明道路，趕奔前去，正遇郎家弟兄各抄撲刀，迎面遇見黃振、姜寬鬥在一處。這范浩然抵住楊開昌、梁岳鈞，戰有多時，范浩然性起，見梁岳鈞一刀刺來，以鞭磕刀，將刀磕飛，梁岳鈞轉身欲跑，一掃趙錕一掃在梁岳鈞的脖項，只聞「哎喲」一聲，倒在地上。耳旁聞身後有風聲，范浩然將身大轉，用鞭磕槍，楊開昌抽槍，用槍桿砸下來，范浩然用鞭向上一迎，把槍崩開，順手一鞭，把楊開昌天靈蓋砸碎，花紅腦子四下濺出，死屍栽倒在地。范浩然又轉身前來助秦班氏。趙洪見楊、梁二人一死，心中一慌，眼一錯，手一遲，被秦班氏一棒打在天靈蓋上，屍身倒地。趙錕一跑，范浩然一步躡近身後，一鞭砸在趙錕後腦海，屍身倒地。范浩然掄鞭來助姜寬、黃振。

秦班氏殺散惡奴，保護兩個義女在一旁觀他六人戰鬥。郎家三雄焉能是姜寬、黃振、范浩然的對手，郎家弟兄皆被擒獲。姜寬、黃振見了師母，請安問好。范浩然過來見禮，問道：「二位壯士姓名？」大家皆通了名姓，范鼎說：「列位，我范鼎乃係奉吏部尚書劉大人所差，前來幫助秦奶奶捉拿三郎。我范某奉求大家幫人幫到底，在此看守三郎，小可急速進縣城稟復欽差大人，辦理此案，不知懇襄助否？」大家聞言，便說：「上差此乃除暴安良之事，我等願在此守候襄辦，這有何難。」范浩然一拱手說，我且失陪了。大踏步不多時進了縣城，進公館見了大人，將三郎莊之事細述一遍。劉吏部命范鼎約請大家來公館一敘，范浩然領命去了。

劉公眼望沂水縣知縣說：「貴縣所屬之地，竟出此惡霸土豪，亦是國泰所助，本部堂不計較與你，你急速到三郎莊前有四個屍身，掩埋了再入莊，到郎家中查明凡所擄掠的婦女，酌量將郎家的財產分給他等，宅舍入官。」知縣王炳南領命前去辦理。不多時范浩然將姜寬、黃振、秦班氏並杜翠玉、杜翠貞陪至公館，劉公一一道謝已畢，對秦班氏說：「秦嫂，你令二女還住班家小屯，候本部堂回京繳旨，一齊隨我進京。」秦班氏遂領兩個女兒回班家小屯去了。劉公問了姜寬、黃振姓名，所執的營業之後說：「二位壯士，久在鏢局，無有出頭之日，不如隨本部堂當差，保舉你等大小前程，揚名顯親，敢不是好？」姜寬、黃振聞言說：「大人提拔，小人等感恩不盡。」遂叩謝大人提挈之恩，從此隨劉吏部當差。劉公出了一張告示，令各村莊凡有被郎家擄掠之婦女家屬，速赴三郎莊認領。這告示一出，各村莊被害之家，皆前去認領。知縣王炳南費了兩日之工，將此事辦理清楚，回至公館，將三郎莊所辦理之事交代清楚。劉公吩咐打道赴萊州府盤查倉庫，放糧賑民，眾人役答應下來。劉公命王知縣把郎家三惡監斬梟示，已畢。

劉公乘轎赴萊州府。非止一日，那日已至萊州府，有府尊汪承恩率闔城文武出郊迎接入城，進公館歇了三日，第四日劉公至府堂盤查倉庫，賑濟饑民。劉安進來稟：「大人，現有先刑部侍郎周春枝周大人求見，欲訴冤情。」劉公聞言說：「周春枝在京與吾相契，又係鄉親，既然前來，傳出有請。」不多時周春枝走進，方欲行禮，劉公近前攙住，說：「寅兄免禮，請坐敘話。」遂分賓主落坐。

劉公說：「我奉旨盤查山東十府倉庫，賑濟饑民，公事匆匆，未得造貴府拜望，不知寅兄有何冤情？當面言明。」周春枝說：「自從休致回籍，小弟所有一子一女。一日小女在望月樓上被殺，牆上畫著一盞燈，小女不知被何人殺死。告在府縣，至今未緝獲兇手，望乞大人給小女捉凶報仇，小女必然在九泉感恩德如天。」遂將稟詞呈上，劉公接閱已畢，說：「寅兄暫且回府，本部堂與你緝凶報仇就是了。」周春枝告退。

劉公送至月台止步，回進上房落坐，命劉安、張成傳喚知府知縣守備進見。三人一齊進了上房，口呼：「大人在上，萊州府知府卑職汪承恩參拜大人；卑職掖縣知縣楊春周參叩大人；卑職守備孫大鈞參叩大人。」劉公坐上問道：「適才休致刑部侍郎周春枝之女被殺在望月樓一案，如何辦理了？」三人見問，自摘大帽，碰頭在地，答道：「大人恕過卑職等之罪，因人命重案，卑職等才淺學疏，訪緝兩月有餘，並未訪著，亦曾懸賞格，至今並無著落，懇乞大人寬恩容限，卑職等急速訪拿。」

劉公說：「限你等十日訪獲。」三人謝恩退出。劉公命劉安請三位壯士議事，不多時范鼎、姜寬、黃振三位英雄走進上房，行禮賜坐。劉公說：「三位壯士，現今有周侍郎之女，被淫賊所殺。臨走在牆上畫了一盞燈，三位壯士可知這一盞燈是那方的淫賊，何可拿來除害？」范鼎、黃振不知，面面相覷，姜寬接言：「若說這一盞燈，必是淫賊苗虎。」

他不是此處人氏，他是淞江府之人，武藝超群，生來一雙飛毛腿，手使一口順刀。牛家莊牛飛天生有三個女兒，令苗虎傳授武藝。後來牛飛天將三個女兒許配苗虎為妻，那苗虎心中不足，又在這觀音寺尼姑庵中納了四個尼僧。他在尼姑庵住宿，亦在牛家莊住宿，或許在外面彩花，此人實是難拿。」范鼎一聞此言，心中不悅，說：「姜兄休要長他人威風，滅自己志氣。我范浩然不用別人幫助，我單人獨力要會一會什麼一盞燈，什麼苗虎！項生三頭背生六臂，非生擒活捉來見大人結案不可。」

言罷，站起身形，將鞭帶在身旁。姜寬說：「不可藐視苗虎！」

范鼎一言不發，往外就走。

劉公眼望姜寬說：「二位壯士，既知范鼎不是苗虎之敵手，二位須要隨去接應。」姜寬、黃振二人遵命，各帶兵刃而去。

劉公遂飭守備孫大鈞帶五十名兵丁前去助拿一盞燈苗虎歸案，孫守備帶兵竟奔觀音寺不表。

卻說牛飛天之子牛青亦是淫賊。他三個妹妹皆配了苗虎，他常到觀音寺。苗虎所把持這四個尼姑，是兩個落髮的，兩個未落髮的，皆係十分俊俏，因此若苗虎不在眼前，得便好謀俏，牛青故而常往寺中來。今日四個淫尼正然在禪堂勸苗虎飲酒，只見飯婆進來稟：「苗大爺，牛大爺來了。」苗虎聞言說：「有請。」牛青進了禪堂，苗虎笑說：「姻兄上坐，一同飲酒。」

牛青並不謙讓，遂男女六人一同飲酒取樂。只見飯婆氣喘吁吁跑進禪堂，口呼：「大爺不好了禍事到了從外邊跑來一個黑大漢，手提單鞭，口口聲聲要捉拿大爺。」苗虎聞言，不慌不忙，拔出順刀，往外便闖，前去迎敵。這牛青趁此得便，調戲四個淫尼，善用偷香手段。這四個淫尼見牛青生得比苗虎俊俏些，又見牛青知趣，眉來眼去，五個人就同了心意了，亦只是背著苗虎五人作那苟且之事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苗虎手擎順刀，來至山門大喝道：「你這黑小子，大驚小怪，來此何干？快快說明。」范鼎說：「你爺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范名鼎字孟亭號浩然，今日奉欽差大人之命前來拿你好結案。」一盞燈苗虎聞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我常聽人言有一推車范孟亭，是河南人，敢是尊駕你麼？」不知范鼎怎樣對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